

# 自序

從大學校長的位置下來一個月了，我正在整理我的思路，重新策劃我的未來。

這書是我的回憶錄？不是。是我的網誌集？不只。這是我當校長七年多以來的反思，是我送給年輕人的一份心意。

自小我的志願便是當醫生，從來就沒有想過要成為老師，更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成為校長，去領導一所大學。

2003年是我人生的轉捩點。非典型肺炎疫症帶來的打擊和傷痛，讓我重新審視生命的意義和價值，更讓我清楚看到，教導和培育一代又一代的人材，是人類面對各樣困難、重重災難的倖存之道。於是，我便走出病房，進入教室，願望能投身教育工作。我要教的，或應說要分享的，不是醫學專業知識，乃是人生的體會和價值取向，還有對疾病、生死、貧窮、苦難的一些看法。

帶著這樣的夢想，我主動接觸一些大學生，有醫學院的，也有其他學系的，從參與中文大學逸夫書院的活動開始。逸夫書院是我自1992年加入中大一直被安排隸屬的書院。中大的書院制是刻意安排不同學系的教授老師們，與不同背景的同學宿生一起生活。在課堂以外，以活動、共膳、共同學習、參與服務、討論分析，把師生融在一起，建立學生全人教育的平台。我和年輕人的接觸，便從這裡啟航。

2007年冬天，在一次逸夫書院的「千人宴」活動，我摘下了教授的冠冕，脫去了醫生的白袍，和一千多名中大學生打成一片。參加活動以前，還不知道「千人宴」是甚麼。原來這不單純一個吃喝的聚餐，還是一個師生載歌載舞的狂歡活動。不錯，是有點兒「狂」歡的一個晚上。就是那天的夜晚，我身不由己的被邀在台上唱歌，與千多名學生毫無拘束地接觸。整過晚上的活動都被攝錄下來，上載至社交媒體了。對於平日在醫院和實驗室嚴肅工作、全力貫注科研和醫護工作的我，這次經驗完全打破了我的底線，改變了我的形象。

但這一次，我卻發現，我和年青人的生命接上了。哪管我比他們年長差不多三十歲，哪管我們有著不同背景和經歷，哪管我當

時是批閱畢業試的系主任兼主考老師，哪管我們大都素未謀面，或只偶有輕鬆寒暄幾句，那天我才發現，我喜愛這群十八二十歲的小夥子，這群十八二十歲的也接納了一個年齡和他父親相若的陌生人。那確是不可思議的一次經歷。那一天晚上，我的心敞開了。我忽然覺得台下那些熱情奔放的年輕人，好像都是我的孩子。我願意與他們分享我的人生點滴，我也盼望他們成長成材。假若可以的話，我願意與他們一起成長。

學生們開始跟我稔熟了。我漸漸參加他們更多的活動，有歌唱比賽，有比試廚藝，有登山涉水，有糖水夜話。我開始認識他們的生活喜好、他們的思想模式，談不上明白，更不敢說是了解。他們也對這「老人家」產生興趣，從我的學習生涯、事業取向、人生哲學、生命價值，一邊聽，一邊問，沒有抗拒，沒有隔膜。一段關係就這樣開始。

2008年，我被推薦出任逸夫書院院長，也是十分意外的事。兩年書院生活與一千二百學生朝夕相處，一起用膳，一起生活，那是一段美好的時光。書院生活，我都全情投入。運動會、歌唱比賽、文化活動、院慶節目……老實的說，這是我任教二十年來最大喜悅。在裡面，我好像尋回了自己失去多年的大學生活。

然而就在這個時候，香港社會已漸漸開始改變。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年，房地產價格不斷上升，租金與收入相距愈來愈遠。但大學畢業生的工資卻和1997年以前的水平相若，差不多一點也沒有上漲。年輕人接受了二十年的教育，大學畢業後，連自己的生活也無法負擔得起，香港貧富懸殊的情況變得愈來愈不能接受，社會給年輕人上流的機會弄得愈來愈窄。大學畢業生的社會地位，已經大不如前了。不滿現實生活的結果，便是把忿怒的炭火，堆在政府的頭上。就業困境、住屋問題、資源分配、社會公義，還有一大堆，漸漸成為年青人對社會、對現實不滿的根源。校園，則成為社會的縮影、不安的場地。就在這時候，我接手了校長一職。

2010年，在前校長馬臨的推薦下，我毅然接受了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的任命。我盼望以誠懇溝通、彼此尊重、互信互諒的態度，與年輕人交往。當時的我被Harry Lewis的一本書*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*（沒有靈魂的卓越）深深的打動。這位哈佛教授指出，當今最有名氣的大學，把科研和知識產業化，把大學排名和畢業生工資看為大學教育成功的指標，卻忘掉了將培育孩子，把十八二十歲的青少年栽培成為有獨立思考、有責任感和同理心的未來領袖，看為大學使命。

在我的就職典禮中，我說過這一番話：「全球的大學教育正在急遽改變。世界各國埋首於追逐經濟發展；推動學者做研究的是資源，而非對知識真理的好奇；社會重視大學排名，以致其忽略培育年輕人的使命；教師的回報主要取決於他們的『生產力』，而非學養和對教育的熱誠……如果這個趨勢持續，世界各國就只會製造出汲汲於利的個人，而不是有獨立思考、尊重見解不同於己者、能洞察別人的需要，以及有悲天憫人心腸的負責任公民。同時，想像力和創造力、科學研究的人文內涵，以及慎思明辨的能力將逐漸喪失。教育的價值也會湮沒。」

我花了不少時間，與同學打破隔膜，建立互信，設立對話平台。這些工作，我看為校長使命中重要的一環。在上任後首個畢業典禮中，我說出我對學生的寄望。「我祈求你們離校後，都能過著『不負此生』的生活。首先，我希望你們能儉樸地生活。……容我提醒各位一句：快樂與金錢和物質的豐盛並無必然關係。一個溫馨的家、簡單的衣著、健康的飲食，就是樂之所在。漫無止境的追求奢華，遠不如儉樸生活那樣能帶給你幸福和快樂。其次，我希望你們能過高尚的生活。我們的社會有很多陰暗面：不公、剝削、詐騙等等。我籲請大家為了母校的聲譽，務必要莊敬自強，

公平待人，不可欺侮弱勢的人，也不可以做損及他人或自己的事。高尚的生活是對一己的良知無悔，維護公義，事事均以道德為依歸。這樣高尚地過活，你們必有所得。其三，是我希望你們能過謙卑的生活。我們要有服務他人的謙卑心懷，時刻不忘為社會、國家以至全人類出力。一個謙卑的人並不固執己見，而是會虛懷若谷地聆聽他人的言論。偉大的人物也不整天仰望山巔，他亦會蹲下來為他的兄弟濯足。」這是我由衷的祝禱。

2011年，透過一群熱愛教育的老師參與，以及數位社會人士的支持，我們在校園內成立了I·CARE（博群計劃），以鼓勵閱讀、探索文化、服務社群等活動，帶動校園的人文氛圍。在一次的博群花節，在中文大學未圓湖旁的音樂、話劇與舞蹈、詩歌和朗讀中，我深深感受到培養人文氣質的震撼。在那天的校園活動，便提出「年輕人是應該浪漫的，大學生活是應該浪漫的」。我的意思是在年青時期和求學過程中，不要來得太過現實，不要變得太過功利；給自己的夢想留點空間，給自己的理念加把活力。後來同學們常引述校長說大學生要浪漫的說法，去組織不同的活動（也有些以此為戀愛追求的口號）。我也以博群計劃在校園拓展感到安慰。

2014年發生的佔領中環把寧靜的校園氣氛劃破了。9月28日

晚，在電視畫面上看見無數青年學生在街上抗議、在罷課，我懷著沉重的心情，在個人網誌上寫上「同學們、孩子們，請求你們立即撤離！」。佔中確是香港歷史重要一頁，也是我校長工作上之分水嶺。佔中事件八十多天過去以後，香港政治生態不再一樣，我和學生的關係也不再一樣。在媒體網上，在大氣電波中，學生不時會批評我，說我放棄原則，失去風骨。他們認為我扼殺言論自由，向建制屈膝；有時，在網上以苛刻的用詞，不盡不實的理據，向我攻擊。面對這樣的情景，我痛心莫名。說到底，他們是我疼愛的學生，是社會的未來，是我們的孩子。但在表達忿怒和無助的過程中，有些時候是失去理性，也失去讀書人應有的「約禮」。

然而，我對年輕人的熱誠和信任始終沒有減退，縱然有小部分學生言行和舉止令人失望，但我仍然相信，大部分土生土長的香港青年，是充滿理想、懷著正義感和同理心的。他們需要的是培育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取向，培養尊重和包容的品格，有耐心而不怕困難的能力。年青人需要明白個人與群眾之間的取捨，明白身份與文化認同的重要，明白權利和責任之間的共存。

今天香港的青少年人，活得輕鬆和快樂的，實在不多。每當在校園內外有同學因憂悶或絕望而輕生，我在心靈內每次都帶來一

個沉重的打擊。記得有一次探望和慰問自殺同學的父母，看見他們痛心欲絕時，我們都心如刀割。我曾勸告做父母的：「人生能快樂無憂的時間不多。讓孩子們去做個美夢吧！哪怕是不賺錢、不成名的。人生活得快樂，不是比成就更重要嗎？用一生的努力，賠上了青春，送走了快樂，就是要去買一套狹窄得身子也轉不過來的房子，值得嗎？」我勸告年輕人：「人生就像一回足球賽，要活得好，要找到自己在球場上的位置，掌握每場比賽的環境與情況，還有配合團隊的動作，和懂得跌倒後重新站起來。最重要是明白，今天比賽輸掉，還有明天，和明天的明天。」

2017年，我看見自己在這崗位上，發揮愈趨有限，能做的都盡力嘗試過，便選擇把校長的工作畫上句號。雖然不再站在領導的位置，我對年輕人的感情不減，對年輕人的寄望不減。我仍是選擇相信我們的下一代是充滿理想、有正義感、有創意、有活力的未來支柱。回想這段日子，既有陽光的滋潤，也嚐過風雨的洗禮。既有師生擁戴的日子，亦有孤單莫名的時刻。既有歡笑的早上，亦有流淚的夜晚。一個階段的完結，亦應該是回顧和反思的時候。我很喜歡蘇軾的〈定風波〉：「莫聽穿林打葉聲，何妨吟嘯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輕勝馬，誰怕？一簑煙雨任平生。料峭春風吹酒

醒，微冷，山頭斜照卻相迎。回首向來蕭瑟處，歸去，也無風雨也無晴。」正好是我今天的寫照。

在收拾辦公室和資料檔案的當下，我在品味幾年以來的照片和網誌，掀起不少回憶。尤其在重讀網誌的時候，想起當天寫下這些文字的光景，想起報章轉載這些文字時引起的反應，想起每次校內校外人士讀這些文字而給的評價，只覺得百感交集，點點滴滴仍在心頭。我對大學教育的觀念與理想，我對年輕人的成長與寄望，我對生命價值的執著與肯定，並未磨滅。我希望能留下一點反思和討論的空間，因此便下了決心出版這些網誌。我盼望讀者能回到當天的場景、香港社會的狀況、校園的衝擊和爭議、年青一代的挑戰與憤怒，然後思想我們的對與錯，再看前路應怎樣走。

網誌內容一部分我是用英語寫的，由大學同事替我翻譯成中文，在此我向他們致萬二分謝意。現在有機會把英文版也成書，讀起來可能更原汁原味。

沈祖堯

2018年春於休斯敦